

西洋電影

跟不少深水埗的街坊一樣，黃湛森其實最喜歡看洋電影。洋電影歷史悠久，資金雄厚，人才眾多，有先天的優勢。但洋電影優勝，並非全靠規模排場。少年黃湛森看到的西片，不少在取材上和手法上突破門框，縱使畫面黑白，但內心鮮紅，教人大開眼界。在這方面，不論粵語國語廈語潮語電影，都不能相提並論。

跟不少深水埗的街坊一樣，黃湛森其實最喜歡看洋電影，原因很簡單：洋電影好看。

1953年《新晚報》主辦十大名片選舉，2574個讀者投了票，冠軍是差利卓別靈的《舞台春秋》，首十位中，外語片佔六部。在往下五年的選舉，以洋為先的局面，同樣出現（相片《1953年十大名片選舉》《1953至1957年十大名片》）。1959年上半年，港九五條首輪院線一共上映了150部西片，收入六萬以上的賣座片有47部，第一名是映期長達四十天的《八十日環遊世界》（延伸閱讀《香港半年來西片總檢討》《1957年度香港影業統計》）。

香港是華南社會，論總體票房，粵語片當然佔優，但論水準，洋電影一直是龍頭。

洋電影有許多先天的優勢。荷里活片廠早在1910年代已開始運作，它歷史悠久，資金雄厚，人才眾多，產量高企，競爭劇烈，能夠在香港上映的，多屬佳片（相片《1950年代美國電影公司》）。洋電影上映時，喜歡宣傳自己是首輪猛片，黃湛森的觀影心得是：論規模，論包裝，講明星陣容，講奇情曲折，洋電影果然很猛（相片《西洋電影：首輪猛片》）。

洋電影優勝，並非全靠規模排場。五十年代美國電影本身經歷微妙的轉變：電視普及，搶走觀眾，逼使電影製作必須推陳出新，與此同時，大片廠制度僵化，毛病開始浮現，新人事，新作風伺機而動。另社會雖然整體上富足，但低下階層和有色族裔，生活殊不好過。結果人心思變，電影也變。因此少年黃湛森看到的西片，不少在取材上大膽提問，在手法上突破門框，縱使畫面黑白，但內心鮮紅，教人大開眼界。在這方面，不論粵語國語廈語潮語電影，都不能相提並論（黃霽筆記《默片笑匠》《把觀眾玩諸指掌》《精粗快慢》；相片《西洋電影：破舊立新》）。

不能相提並論的，還有明星。影評人說，明星素質，不能定義，

但又如假包換，引你翹首，歷歷在目。少年黃湛森，有幸遇上明星，最光最亮的，他說，叫做差利卓別靈、柯德利夏萍、英格烈褒曼、嘉麗絲姬莉、碧姬芭鐸和那個腰在擺，屁股在蕩，天下間難得如此美麗奇妙的瑪莉蓮夢露（相片《西洋電影：滿天星光》）。

在他中學畢業的前夕，黃湛森眼前的電影世界，進一步拉闊。1959年意大利電影展覽和東寶電影節接踵而來。前者讓意國情歌Come Back to Sorrento在香港竄紅，並在一年後黃湛森有份參加的星島業餘歌唱大賽中成為熱唱。後者帶來了五套嚴選東寶猛片，觀眾一連六天在皇都和景星戲院的銀幕上，拜倒三船敏郎、邂逅高峰秀子，重遇李香蘭（延伸閱讀《意大利電影展覽在香港》《東寶電影節》；黃霑筆記《日本電影》）。

然後，美國帶頭搖滾，法國送上新浪潮，黃湛森在深水埗的年輕街坊，開始籌辦影室，化成火鳥，衝出香港，成就亦土亦洋的香港摩登。